

來自山谷的聲音—— 臺灣文學裡的 「山之聲」

| 瘟疫蔓延時，
我們閱讀山的蹤跡

| During the Pandemic,
We Read Mounta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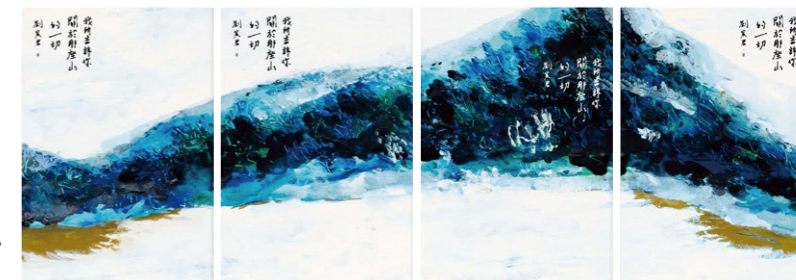
The Sound of Mountain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隨著入山次數的增加、隨著身體動能和感受力的提高，我聽得愈來愈分明——這些或近或遠的大山小山，蘊藏許多訊息要傳遞出去，有些關於這塊土地的、有些是關於我們自身的，需要走進去才有辦法聽見。

——劉崇鳳，〈謝謝這座島，孕生的痛苦與愛〉

Text by 趙慶華 (國立臺灣文學館)
Images by 各出版社

2020，適逢全球困在瘟疫蔓延時，封城、鎖國，熱愛大自然的旅者所嚮往的富士山、黑部立山、馬丘比丘、少女峰、吉力馬札羅、沙巴神山、ABC、EBC 等，全都成了夢幻泡影。轉頭一看，2300 萬人忽然「發現」，原來就在婆娑之洋所環抱的美麗之島，不僅有許多容易親近的低矮郊山如象山陽明山大屯山之流，更有上百座——正確的數字是 268——海拔超過 3000 公尺的崇山峻嶺，密度之高，堪稱世界少有的地理奇觀。於是，翠綠色的山頭霎時間為人群身影與聲影所淹沒。然而除了親身到訪走入山中外，還有什麼方式可以感受山呢？也許可以從文學中看見山。



《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
(春山出版)

《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

也是在這一年，「臺灣文學獎金典獎」的得獎作品中，出現了以「山」為主題的《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作者劉辰君在 2017 年前往尼泊爾登山，因為罕見大雪而受困於山區岩洞，最後未能獲救。肉身雖死，但從山裡帶回來的一顆心卻未曾止息，在家人同意下，摯友將他的遺稿、旅行筆記以及書信匯集出版；書中有他面對死亡的自省、身體對山的感知與回應、以及關於人如何逼近或越過自然界線的思考……。劉辰君向讀者示現了行山者「走入山、成為山」的風景，也讓我們不禁回想起那些曾在臺灣文學裡鳴響的「山之聲」——雖然嚴格說來，臺灣並未發展出如同歐美或日本等國家的「山岳書寫」(mountain writing) 傳統(這當然得歸因於統治者長期以來的「禁山」政策)，但仍有不少愛登山的寫作者、或是會寫作的登山者，在來去之間，用文字留下山林的絮語。

《山教我的事》、《轉山》

喜愛登山的人，經常會被問到：「為什麼登山？」大多數時候，無法立即給出能說服彼此的答案吧，於是，英國探險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深富禪意哲理的名言「因為山在那裡」，成了無往不利的工具，此句一出，還有什麼更神聖高蹈的說詞能與之爭鋒？不過，插畫家沈恩民倒是很誠實，他說自己進入山裡，是「為了逃避，也為了摸索」。沈恩民有個愛爬山的爺爺，在他年紀幼小時便為他埋下對山的嚮往期待；進入職場後，從一個成就傲人的商業插畫家，到遭遇頓挫迷惘，就如同當年爺爺是因為面臨人生重大課題而上山，沈恩民也把登山視為回歸人生原點的救贖。他跟著不同的人群走訪島嶼山林，在每一次行山過程中，獲得對山、對人、以及對自己的不同理解與看見。他找回失落，也重拾畫筆，結合生態、歷史、地理、人文等元素，用細膩而生動的筆觸，為自己與山的相遇留下文字與圖繪相映的紀錄，完成《山教我的事》。



- 1 《山教我的事》(游擊文化)
- 2 《轉山》(遠流出版)
- 3 《我願成為山的侍者》(果力出版)

同樣為了自我探索而向山裡去的，還有謝旺霖走得更遠的《轉山》。大三那年一場失戀，開啟了他的行山之路。為了尋找一個「沒有思念的地方」，謝旺霖買了一張單程機票，從新疆烏魯木齊往伊犁、塔城、天山，一路向西。而後，又因為申請到雲門「流浪者計畫」，再度上路。他帶著一輛單車，用兩個月的時間，從雲南麗江到西藏拉薩，翻越 10 個山頭、4 個峽谷，攀升海拔 5100 公尺，騎行 1600 公里。在最嚴苛的天候與路況條件下，飽嚙病苦與恐懼、軟弱與孤獨的試煉，面臨「前輪死死卡在岩縫下，而後輪與雙腿完全懸宕在懸崖之外」的生死交關，他仍未放棄與外在山川大地、內在自我困惑對話。「轉山」是藏人神聖的宗教儀式，他們認為此生的苦難與罪愆可藉由反覆繞行神山（岡仁波齊峰）得到洗滌與淨化；而對謝旺霖來說，這一趟讓自我崩解離析而後重新建構的高原壯遊，又何嘗不是人生的轉山。

《我願成為山的侍者》、《孤鷹行》

不同於沈恩民和謝旺霖從零開始的登山新手形象，大學時便加入登山社、立下書寫志業的劉崇鳳，根據女性登山者的體感經驗，反思在前線探路、定位、負重、攻頂速度、百岳數字等能力指標之外，登山的內涵與動機究竟是什麼？從一開始瞞著家人偷偷上山，到後來成為山的「引路人」，她自許做一個「山的侍者」。擺脫山界的成規、他人的期待，用自在從容的步伐，牽引許多對山一無所知的朋友，甚至全是女性與孩童的隊伍，舒緩而深刻地走進山林深處。《我願成為山的侍者》從中央山脈南三段起始，嘉明湖、雪山、南湖大山、瓦拉米、合歡山……，最後結束在海拔最低，卻也是離家最近、走得最深的高雄壽山。她寫登山者的孤獨、也寫他們走下去的理由、碰觸美麗荒野的代價、蜂螫的突襲、死亡潛藏的力量……，每一篇章都含藏著來自高山野地的豐富訊息，也是她一步步臣服於臺灣山林的心情告白。想與更多人分享層巒疊翠的美麗脈動，劉崇鳳用身體走出一條以山為名的道路，就是所有故事的源頭。

而說到女性登山者，16 歲便登上雪山主峰的徐如林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名字。高中時報青年自強活動，從「海洋育樂營」被陰錯陽差地分發到「雪山登峰隊」，讓徐如林從此不可自拔地投向山林的懷抱；每次登山歸來，便滿懷激動地寫下山旅途中所遭遇的人事物，其樂觀開朗、豪氣萬千的性格，也充分反映在字裡行間。1978 年，當時才 20 多歲的她，集結高中與大學時代發表於報刊媒體的文章，以《孤鷹行》為名出版，堪稱戒嚴時期十分罕見而珍貴的女性山岳書寫。書名來自書中所收錄的單篇作品，寫她為何又如何「一個人去走南湖中央尖」——為了臻於「孤獨的鷹，才飛得高」的境界，也為了「以我自己的方式肯定自己」。十多篇散文體例的文章，有些極富詩意，也有些如同高潮迭起的小說，人物性格、對話、情節，無一不生動活潑，令人有歷歷在目的現實感，也揭示了 4、50 年前臺灣山林的樣貌與親近山林的方式。

《永遠的山》

最後，還有一部值得一提——陳列《永遠的山》。這本書是他接受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希望作家以文學的方式來呈現園區內大自然的神奇與壯麗，所完成的成果。也因此，這本書與上述幾部作品最大的不同在於，作者運用詳實細膩的眼光，聚焦於玉山山域，敘寫其一年間的林相變幻，以及禽鳥植物、生態景觀、地誌和歷史。陳列自言，從原本對高山世界的懵懂陌生，到浸潤在山川大地，觀察生命過程、領悟天地奧秘的經驗，讓他困惑與新奇並存，驚訝與感動同在；筆下的山樹、雲海、日出，乃至於動植物的生死流轉，因之滿溢著平凡靜謐卻生機盎然的風采。

全書最後，他這樣說：「我們應該經常去看大自然中許許多多比任何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東西都還美麗的東西」，進而沉潛思索並面對自我。而這，或許也是許多山岳書寫者共同的心情與關懷吧：人類如何與自然重新建構和諧共生的關係，「讓我們看到的山就是山，永遠是山」。



- 1 《孤鷹行》(晨星出版)
- 2 《永遠的山》(印刻出版)